

醜男子

在通往男宿的路口等綠燈，我看了對面的人，心想：世界上的醜男子仍如花朵那般多。

撇除三分一帥哥普弟，其他好醜。我們對我們的歪親醜友視而不見或者早已習見，我的朋友去，二十啣噹的青年男子，髮線高得跟湯圓一樣；我那六舅媽，閒人嚼舌根嫌她又胖又黑，我驚訝地說不會呀，怎麼這樣覺得？她是這麼慈祥。親友的美與醜有遺傳的免疫力，去跟我說，他風華正茂的姊姊當他面脫外褲、露內著，她不羞，他不硬。「欸，死阿去，拿去洗衣機丟。」我拿著我姊溫熱的外褲，去說。想到她網誌裡那些把她捧成公主、女王的醜男子，好幾次去想要把褲子拿去賣。可是去忍住了。

做不到，我。並非我會忍不住將去姊的原汁褲子拿去賣，我是說，做不到一死生、齊彭殤，將對面那些等綠燈的男子視若親朋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親親之殺，我靠近儒家多些，我不認識他們，他們真醜。醜男子等綠燈，而我心中的號誌早給了他們紅燈。別過來，不要靠近，你走開。過胖過瘦的問題還好商量，增增減減就是了，減肥後鬆弛的髮膚、蛇虺的皮紋我體諒，他努力過了嘛。多的是爆百公斤，鐵馬龍頭掛盪著芝心雞排珍珠奶茶，渾身汗肉腥臊隨風而來。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嗔癡，他癡癡地吃。臉型。臉的問題比身材嚴重多了，身材是願力，臉蛋是業報，我譴責他們的父母。對面有人長得像貓頭鷹，像豆腐，像西洋梨。貓頭鷹燙了個世尊頭滿臉自卑，豆腐男的稜角臉我想用美工刀削，燙了金髮的西洋梨男怎麼救我不知道。綠燈真慢。

人醜麻煩。

醜男子，我也是。好羨慕我那些圈子裡的朋友，當每回聽他們講國中高中時候，與異性戀同學搞曖昧的肉事。雖然天寶年間事，白頭宮女閒坐說玄宗，緬懷的是當年那抹肉紅的天。籃球隊那傢伙運動褲穿得很低，褲襠明顯突起；另一個白臉小流氓上了女同學跑訓導處，他幫他按摩傷口。如何如何刺激他們、挑逗他們、引誘他們脫褲（好友說，他常用的一招就是：「幹，來比大小啦。」），如何如何與他們老公、老婆相稱，又是如何如何「服務」他們還說下次好再來。好再來？我想起臺中七期重劃區，荒飛的大草原勃起著汽車旅館，他們中堂的橫幅。我瞪著大放厥詞的好友，瞪著他清帥的臉與白嫩的皮。馬的，話都你在說，吹噓什麼技巧。

我告訴你，真相只有一個：你帥，你贏了，你運氣好。

我輸了，可以不可以？你滿意了吧？錯過了十三歲到十八歲，最可能的青春鮮美。如今二十五了，圈子裡人稱大叔，醜不醜不重要了。

哪裡不重要？重要啊，當然重要。有人問我，小狼你幹嘛減肥？幹嘛，交配啊，少見多怪。若非從脂肪球裡破蛹而出，有人要和我做嗎？傻傻的。國高中都要升學，壓力

底下我把自己活成一疊課本。還是被亂畫的那種。頭皮是太原，煤屑飛揚，頭髮是油棕樹，臉是重工業污染的潮間帶，什麼來洗都是膩膩滋滋，凹凸不平，下巴是吳哥窟，肚腹是波斯灣的油田。八十公斤，滿臉痘疤，拍照喜歡縮臉。同班同學揪眾用立可白塗寫我的鐵馬安全帽，好多歪七扭八的人名，貴乃花三個字真是顯眼，有人大喊：你是男性女乳症患者嗎？我說不是，不是的。他在乃字旁加了女邊，大喊：相撲！相撲！相撲！

紅燈還沒轉綠燈。高二的健康檢查，搶在全班之前，偷身獨自前往健康中心站上那臺秤。鐘響後大家抵達，按序脫鞋量體重。我以為我避過了。嫌惡我的人，同時也是我的心上人，綽號褚痞的傢伙吼：死胖子你沒量體重？量了，早就量了，我說。他搶走我的記錄表朗讀：九十公斤。他馬的你不只吧？你給我再量一次。來不及離開的我讓褚痞與他的黨人扯上了那臺秤。褚痞碰我了，褚痞碰到我了，我看著他攥牢我制服袖口的臂膀，銅黑多毛且多筋。九十五公斤，褚痞宣佈，好了，你們快放開他，醜死了馬的胖子。

欸，他口中的醜男子、死胖子，昨夜在公車站牌下等他兩個多小時。查班表，再查班表，末班車還沒來就有希望。但他怎麼不來，商家感染般都熄燈了，我只想把手上的，單字記憶秘訣借他。他翹了半學期的英文補習，需要這本書填補空白。隔天他眼神閃爍，說他舅舅剛好來載他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他舅舅在他出生前因為過重併發症去世了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然不知道犯賤是什麼意思。

你犯賤關我屁事，你要吃豪大大雞排喝春水堂珍奶脹破自己的臭皮囊也關我屁事。

哪裡不關我事了，我很醜，我想交配、我想做啊。那你就認命吧，七分打拚三分天，再不行就存錢整容人定勝天。紅燈轉黃燈，大學以後，我晴跑操場，雨上健身房。身體從大黃瓜縮水成小黃瓜，陰莖從小黃瓜解放出大黃瓜。瘦下去，硬起來。脫下去，爬上來。八十五公斤。咬牙跑三圈。八十公斤，噢不，不行，忌口不能吃冰。七十五公斤，不去家庭理髮廳，換去羅斯福路的現代髮廊。七十公斤，懂得游泳曬太陽，紅銅銅的大家喜歡。六十五公斤，健身房裡有人邊做槓鈴邊看我，對眼，聊天，首任男友。我認識了愈來愈多像我一樣的人，在即時通訊軟體上面封鎖了其中一些，至於另外一些，在我戴好套子準備進入他們的時候，我發現他們的腰間也盤纏著妊娠蛇虺，若是如此，我刺擊他們的時候必將備感溫馨。

曾經我好醜男子，如今我不缺交配。脂肪球在老照片裡作祟。「小狼，很多人說你像原住民、混血兒吧？」做就做，說那麼多幹嘛，上衣脫掉。我回他。

太陽底下哪面鏡子可以預言減重後的自己的，我攥著年少的我搶先對鏡。

瞧著點你死胖子，不給我戮力以赴？今年人罵去年人：哥哥告訴你，半年不吃飯、翹課跑操場，也得給我瘦下來。你會發現你不醜，很多人想要你，我是說，你的身體。又怎樣？這世界哪個人想要的不是身體？太晚了二十五歲，紅燈轉綠燈，算算十二年。可愛弟一個個焚香後變身姊姊，讓人慣壞的摔過對戒了，讓人包養的拿幾年三萬塊了，夠本了啊他們，這些死同性戀。我帶著我的嫉妒進入更多人，馬的日暮途遠趕時間。

我趕時間我趕攤。別留我，你們這些豬獯醜男子。彩虹三溫暖，紅樓小熊村，方情大酒家，孔雀的一輩子不就是錢來伸手、鳥來張口，羽毛好漂亮有沒有，那隻孔雀藍眼

睛，挺著胸脯挺著屌，站在淋浴間的正中央，任憑河馬們伸手觸摸他的身體，他笑笑且不屑。孔雀王朝，天威大矣。摸，你們摸，多摸一些，這是你們一生也沒格擁有的身體，盡量摸啊，我還業障，這是我的慈悲。慈航普渡的孔雀菩薩灑盡了他的淫水，會覺得高空飛行好冷。

那個醜男子已經走很久了。他來不及親見孔雀的戰爭。哪家夜店、三溫暖、或是趴場裡，菩薩們有可能騰雲駕霧來相會。天后赫拉，天后媽祖，天后蕭亞軒。你覺得天后宮容得下諸般異端，菩薩們互相碰頭大概是年年遶境參香全國姊妹大聊天那樣溫馨，錯了你離譜。什麼天后宮，根本是大鬧天宮。禽類屠宰場。自相殘殺。比你的髮型，你的髮線高度，奶大不大，腹肌人魚線有沒有，胸毛肚毛呢在哪裡，七頭身八頭身我九頭身，二頭肌三頭肌斜方肌呢，陰囊大不大，老二長不長，有多長，十七十八十九公分，請說，好，二十五公分，算你贏。你看那些豬糞 | | 遠遠站著的那些，在看你呢小狼。幹，看就讓他看，反正他們買不到。衣服給我好嗎？有點冷。我說。然而我終究裸體飆車，直到我在感情裡撞得車毀人亡。醜男子他們卻安全得很。

欸，綠燈了。

紅燈停，綠燈行。醜男子騎腳踏車紛紛過境。奴隸大軍。我看著他們想，他們好醜。我恨他們哪必須管啥外表。我也想教他們怎麼減肥、怎麼保養、怎麼整容。溫馨好像死掉了，他們真的好醜。可是我也是。